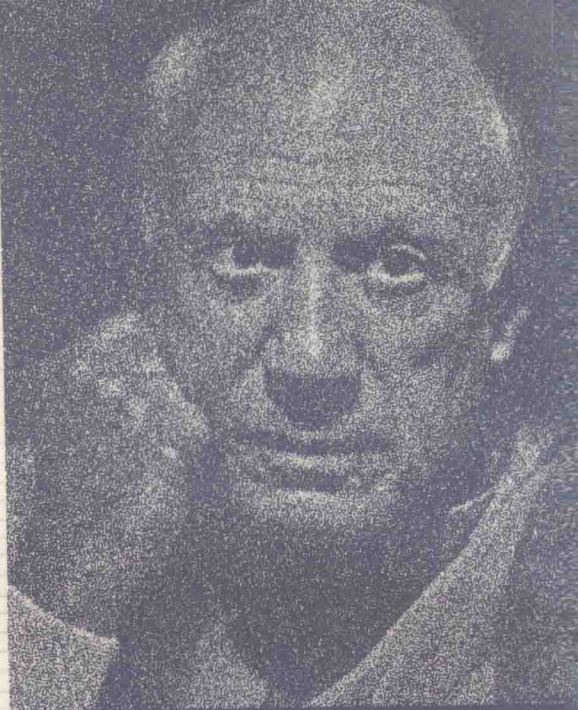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31

畢卡索

■印 翻 勿 請

有 所 權 版 ■

畢

卡

索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1

主 編：梁

者：活 屈 克 • 實 柏

秋

作 者：汪

者：汪 屈 克 • 歐 柏

澄

插 圖：柯

健 漢

華

出 版：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三三（三線）

郵撥：五三九九六六
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—365號信箱

發行人：林

獻

章

法律顧問：林

洋樹 一旺 律 律

師 師

印 刷：中

興 印 刷

廠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
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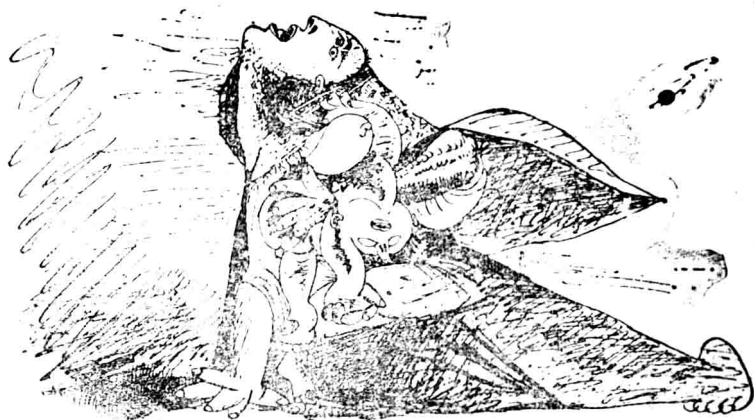
畢卡索 *Picasso*

●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畢卡索

畫家的童年·····	五
藝術的啓蒙·····	三
不凡的才華·····	六
到巴黎去·····	三
藍色時期·····	三
玫瑰時期·····	四
過渡時期·····	五
首開立體畫派之風·····	六〇
一段新的機緣·····	六八
戲與愛情·····	七三



新嘗試與新體驗·····	一八〇
溫馨的新古典期·····	一八五
美醜之間·····	一九一
心靈的磨難·····	一九六
「葛爾尼卡」·····	二〇四
動亂的時代·····	二〇三
艱苦的歲月·····	二〇九
重展歡顏·····	二一五
太多的遺憾·····	二二二
構築屬於自己的堡壘·····	二二六
無限的榮耀·····	二二九
永遠的神祇·····	二三三
後記·····	二三八
年表·····	二八八



畫家的童年

畢卡索於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在馬拉加 (Malaga)，當時的馬拉加是僅次於巴塞隆納的西班牙重要海港，位於這個國家的南端，是一個典型的地中海城市。

與今天的繁榮比較起來，一八八一年的馬拉加屬於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畢卡索出生的時候，馬拉加仍然依賴著裝船、織棉、製糖、煉鐵、生產葡萄酒，以及種植杏仁、葡萄乾和其他種水果營生。當時，城裏有十二萬居民，偌多的人口聚在這個小小的地方，再加上排水系統不良和供水不足，顯得更為擁擠。

這兒有二十七所教堂，四個修道院，可容納上萬人的鬥牛場，尚未完成的大天主堂，建在舊日摩爾人兵工廠的巨大市場，還有許多的劇院。這是個真正的西班牙城市，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強烈的民族意識。除此之外，它還擁有全歐洲最宜人的氣候，全年中只有四十天可見到雲層，不過在一八八一年時，往西班牙的旅行還很罕見，所以不曾有外來的觀光客享受到這大好的陽光、醉人的空氣，和那暖洋洋的海水。

畢卡索的父親荷塞·魯茲 (José Ruiz) 是個畫家，在城裏的藝術學校擔任教師，並且是地方博物館的館長。他在博物館中的工作包括修補一些毀損了的圖畫，這份差事對他那極精巧的藝匠手法十分的適合，此外他也自己作一些畫。

那是一段極愜意的生涯：他有一份數目雖小却穩定的收入，而且每賣出一幅畫則又多得一筆外快；他有許多放蕩不羈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些是畫家；另外他還喜歡看鬪牛，這種活動在他所住的地方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精彩。總而言之，他年輕時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。然而年輕是會消逝的，到了四十歲時，家人就逼著他結婚了，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兄弟姊妹中還沒有人生過兒子。荷塞本人對結婚並不熱心，但還是順應家人的安排和瑪麗亞·畢卡索成婚，這是一八七八年的事。

荷塞·魯茲在墨塞德的帕拉薩 (Plaza de la Merced) 地方租了一間寓所，從現在開始，他要負責全家人，包括一個妻子、兩個未出嫁的姊妹、一位岳母的生計。一八八一年時，他們生了一個兒子，取名巴布羅，全名就叫巴布羅·魯茲·畢卡索 (Pablo Ruiz Picasso)。

一八八四年時，又添了一個女兒。就在此時，瑪麗亞的兩個姊妹伊拉地亞和海利歐桃拉的葡萄園被蟲害所毀，也搬來和他們一起住，因此生活變得困難起來了，日復一日的憂慮，緊緊地壓迫著荷塞。他對此毫無辦法，除了用畫來抵付房租，私下教一些學生外，就只能賣一些應景的油畫。

荷塞在生活上的困難，許多人都可以憑自己的經驗而了解；但他的另外一種困境，也許只有藝術家才能完全明白。他是畫家，他全心全意作畫，而現在他對自己在這方面的天分却失去了信心。也許他發覺這種自信一開始就是假的，也許他在四十歲時忽然發現自己並沒有真正的創造力，也可能是他發覺原先存在內心的某些東西已被現實生活壓得粉碎——一個藝術家已經被女人、孩子、日常事務榨乾了。不論是什麼原因，其所造成的結果都是一樣的。在日後他兒子爲他作的肖像裏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疲倦的男人，把頭靠在手上，帶著深深地失望和煩悶的表情，對生命



的品味已完全消失殆盡了。

對小孩子來說，日子是相當快樂的，他還不懂得生存的掙扎，而過度擁擠、稍嫌骯髒的小房舍對他來說也跟廣場上燦爛的陽光一樣自然。巴布羅不常見到父親荷塞。父親定時去教課，去博物館上班，拜訪老朋友，並且去看每一場的鬪牛，當巴布羅不太討厭的時候，父親也會帶著他一同去。

這位全家仰仗的男人的標誌就是一支畫筆，雖然他從來不在家裏工作，却經常把畫筆帶回家清洗。巴布羅從小就以敬畏的心情看著這些畫筆，這種敬畏不久就轉變為一股雄心，使他一輩子也沒有懷疑過繪畫的崇高地位。

畢卡索最早的一些作品很可能是在家裏附近的泥巴堆裏完成的，他很快就嫺熟了這種作畫技巧，以致常常使他的表姊妹們非常驚訝。她們可以隨意指定一種動物身上的某一部分，比方說狗的爪子、雞的尾巴等等，而他就從這一部分開始，把整個動物的身體畫出來，或用剪刀在紙上把它們剪出來。

畢卡索隨時隨地都在畫畫，尤其是在學校裏面。至於一般的學校課業（包括算術、讀書、寫字），他可一點兒都沒學到——以致在此後的一生中字母始終拼得亂七八糟。不過，他在學校倒是察覺到別人都承認他是個特別的人物，是不受一般法規所左右的。

即使在一所不太嚴格的學校裏，一個孩子若是整天坐在那兒，不管書本，自顧自地畫著野牛或自己帶來的鴿子，甚至自行站起來凝視著窗外，勢必要受到老師的叱責，更可能得到一頓好打；但是，畢卡索並不如此。他常常遲到，坐下來就開始盯著時鐘，期待被釋放的一刻，有時玩弄著鴿子或從父親那兒弄來的畫筆。他並不像是個邪惡的、不守秩序或放蕩的學生，但確是屬



於另一個不同的層面。令人驚訝的，是老師和其他的孩子們都能接受他的行為。在他獨個站起身來，走出教室亂逛時，他們既不抱怨、也不模仿。

數目字對巴布羅而言似乎特別困難，此外，時間也是如此。有一次，巴布羅正從教室窗戶向外張望時看到了姑丈安東尼奧，巴布羅馬上叫出聲來，要他記得帶他回家——他總是害怕他們把他給忘了——而當他姑丈問他「什麼時候下課」時，他率直地回答：「一點。」他認為「一」既然是數字中的第一個，一點想必就是離現在最近的時刻。

荷塞似乎並不在乎兒子在課業上毫無進展，他的確教給巴布羅不少繪畫的事情。他本身繼承了西班牙傳統的寫實主義，因此提供給兒子一套札實的、嚴守格律的基本技巧，但是沒有任何學生像巴布羅那樣敏捷而又熱中。那可能是他們父子相處最愉快的一段時光，父親對他自己行業的藝匠手法知之甚詳，而兒子在那種年齡尚無法區分技巧和其目的間有何不同。

有些孩子，他們所作的畫看來具有出奇的天分，到了七、八歲以後這種天分却永遠的消失。馬拉加時代的畢卡索不是這樣，開始時他的畫十分孩子氣，但却不斷向成熟的表現進展。他的天分未曾被過分早熟的技巧所扼殺，因而能蟄伏著留存下來，於他青春期之後再度復活，並且陪伴著他度過一生。他晚年的一些作品完全是用孩子的手法表現出來，那新鮮的、純個人的孩童天分一直沒有消失，在那麼多年以後經由那隻具有最高度技巧的手而再度展現。

馬拉加那些日子的生活，在一個孩子看來，一定是永恆的：擠滿人的小房間，逃不出來的學校，不斷的繪畫，星期天的人潮，穿著新衣的全家人，一堆堆衣著光鮮的青年，一羣羣皮膚黝黑格格嬌笑的姑娘，數不清的親戚、朋友，還有那永遠燦爛的太陽。所有這些，加上近在咫尺的海洋和吹拂一切的溫暖空氣，構成了畢卡索生長的環境、他生命中的要素。這個地中海的世界，他

所真正感受到的世界，是他鄉愁的對象，也是他唯一能感到自在的地方。他一生中都喜愛太陽、海洋，並樂於有大羣人陪伴他。

一八九一年，在馬拉加，十歲的畢卡索正對鬪牛場的儀式發生超乎一切其他典禮的興趣，他的規律、他那自然的生活却被迫要作一個結束。他的第二個妹妹在一八八七年出生，小房間顯得更小了，他的父親也比以前更消沉，而在此時，市政府竟然決定要關閉博物館了。魯茲家的生活中一直沒有金錢的盈餘，這個打擊對他們影響深巨。

情緒低落的荷塞在卡洛那（Coruña）地方謀得一席教職。在公立貝亞斯藝術學院（Escuela Provincial de Bellas Artes）教授素描和裝飾。卡洛那位於加里西亞（Galicia），是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極遠的北部，而全家人勢必要遷到那裏去居住。在這個時候，荷塞忽然發現他的兒子幾乎是目不識丁。

不認識字，也不知道二加二是多少，在自己的家鄉似乎沒有多大關係，因為所有的街坊朋友們顯然都會通融這孩子；然而在遙遠的加里西亞，外鄉人一定得守他們的規矩，而巴布羅如果要在那兒入學，就得通過他們的入學考試，要不然起碼也要提出一張本地的合格檢定書。巴布羅絕對不可能通過入學考試的任何一科——除了繪畫。所以荷塞只好去找一位能開具合格檢定書的朋友。

「沒問題，」那位朋友說，「不過在形式上仍然要考一考他。」

孩子出席了，然後在一些簡單的問題提出來後，孩子仍然保持緘默，主考官出了一題加法

——三加一加四十再加六十六加三十八——溫和地告訴他題目怎麼寫，請他不要緊張。第一次的嘗試不很成功，第二次提出答案時，巴布羅發現主考官自己已經把答案寫在一張紙上，而且把那

張紙放在一個很顯眼的地方，於是他把那數字默記起來，回到桌上把答案寫下，並在下方得意洋洋地畫上一條橫線，就這樣取得了他的合格證明。

這紙寶貴的文件跟所有的家當一起被打包，一八九一年夏日接近尾聲時，畢卡索隨著家人第一次出海，開始了他漫長的旅程。

藝術的啓蒙

一家人離開馬拉加的時候，串串葡萄在陽光下成熟，甘蔗又高又壯，正是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，而在他們到達卡洛那時，駭人的秋季風暴正開始吹起。西班牙北部和東北部的險峭海岸，正承受著越過大西洋的三千里巨風的吹襲，狂風帶來大量雨水，而使加里西亞成為全半島雨量最豐沛地帶。在沒有刮風也不下雨的日子，天氣通常是多霧的，霧會轉變成綿綿的細雨，冷冷地滴在花岡岩海岸和花岡岩的房舍上。一年之中也有稍霽的時節，太陽略露一下臉，把光線灑在沙灘上，其所帶來的溫暖對被大浪或狂風送上岸的海草起了腐爛的作用，孕育出成羣嘈雜的蒼蠅。

畢卡索對這一切都感到驚訝，但更令他驚懼的，是街上的人們都在講另一種語言。卡洛那和加里西亞其他地區的人所講的話叫「加烈哥」，這種語言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區是從來沒有聽過的。畢卡索首次感覺到自己的孤立和困惑——他不過是個外鄉人。

面對著完全不同的文化，魯茲家人只好縮在派歐·哥梅茲街(Calle Payo Gómez)的二樓住所裏，看著外面的雨敲打著窗戶。對巴布羅和他的妹妹們來說，最初的驚怕已經消滅；眼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，一邊是海港，一邊是沙灘，遠端則是岩岸。它跟馬拉加比起來實在沒什麼了

不起——只有馬拉加的三分之一大——而這城市中除了海港和鬧牛場外，唯一令人興奮的東西就是位在半島尖端突出處的一座羅馬式高塔。這座四百呎高的燈塔，被當地人稱爲「英雄之塔」(Torre de Hercules)。

畢卡索常畫那座塔，他也畫所有卡洛那的其他事物。早期的畫看來相當幼稚，大多是一些關於天氣的玩笑，還有畫在學校作業簿空白處的一些羅馬人、野蠻人，持著矛的武士、互相刺殺的劍客，這些與其他學童並無顯著的不同。巴布羅進了學校，並且維持著一個不被趕出來的局面；同時被強迫用一種他從來沒接觸過的優雅的、工整的方法寫作文。他所就讀的學校叫作「勒守學院」(Instituto de Guarda)，次年，一八九二，課餘之暇他又到父親任教的貝亞斯藝術學院註冊上課。

畢卡索從來就不喜歡寫信，他在卡洛那發明了一種和馬拉加的親戚聯絡的方法——不需要多少文學造詣——那是一份他自己的小報紙，稱作「卡洛那」，每逢週日出刊。他在上面畫一些地方的人物、狗、鴿子、燈塔等等，以及一些小小的報導，比方像「風開始吹了，它要吹到卡洛那什麼東西都不剩爲止」，有如「雨已經開始下了，夏天以前絕不會停止」，又如「截至付印爲止尚未收到任何電報」。另外還有更多的笑話，有些是用畫的，大多是像下面這種風格。算術考試的時候——

老師：「如果人家給你五個瓜，你吃掉四個，那會留下什麼？」

學生：「一個瓜。」

老師：「你確定這就是全部嗎？」

學生：「還有肚子痛。」

這些孩子氣的事情很快就要成為過去，小畢卡索開始要躍向一個出奇成熟的境地，從事嚴格而完全的繪畫創作。如果他父親能更認真地訓練他的話，這種成熟應該會來得更早些，但由於遠離了家鄉、朋友、習慣的氣候，還有其他種種的不愉快，使得荷塞情緒相當低落。

荷塞沒有心情做很多事情，但他的注意力終於轉向了對兒子的全盤藝術教育。他教巴布羅筆墨、炭條、蠟筆和粉筆的技巧；過了一陣子又把他提升到油畫和水彩上，同時還不斷的進行大量精確的、專心的素描訓練。

身為教師，荷塞是個嚴格奉行規範的人，徹底遵從每一條法則，並且要求學生絕對的服從與刻苦的修習；這當然是一種嚴厲的學院派訓練，即使荷塞不是這種教師，保守的校方也會作這種要求。畢卡索高高興興地接受這一切規範，而他在課堂上所畫的雕像素描使看到的人都驚嘆不已，不只是由於他的技巧，更是因為他把雕像的生命再度展現出來——那種剛塑成時就存在，而隨時日已然消逝的生命。在大多數人看來枯燥至極的練習，但是對畢卡索而言却是一種愉悅，一種控制良好、嚴守規範、幾乎無以名之的愉悅。

課餘之時，他的作品却自由得多。在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之間有幾幅試驗性的油畫，而在一八九三年末時，他的技巧已更加嫺熟，可以正式的在張好的畫布上揮灑。而後，突然地，沒有看到明顯的轉變過程，他竟在一八九四年完成了一幅極傑出的作品，那是一個男人的頭像。整幅畫充滿了光，充滿了盎然生意，是最佳的西班牙寫實風格，絕對沒有一點孩子氣的跡象。十三歲的畢卡索又畫了許多幅畫，這些畫顯示出許多技巧的並進，而每一幅都比以前更有把握。

其後又出現了更多令人激賞的頭像，一些窮苦的老年人。這些都是強烈的、嚴肅的西班牙寫實主義傑作。畫中那些受苦的、蠢笨的、絕望的人們，被實實在在地表現出來，絲毫沒有矯飾的

成分。在這衆多畫作中，畢卡索自己最滿意的是『赤腳的女孩』和一幅『乞丐』，這兩幅都是一八九五年完成的。

當畢卡索一旦開始真正的進步，同時完全能掌握工具時，荷塞就讓兒子幫著替自己的裝飾畫作細節的整修工作。幾個月之內，雙方都明白的發現，即使是在技巧的層面，兒子作的畫也已遠遠超過了父親。荷塞·魯茲沒有辦法畫出『赤腳的女孩』，也不可能畫得出『乞丐』。他承受了這個事實，鄭重其事地把他的畫筆轉讓給兒子，以後他再也沒有畫過一幅畫。

卡洛那的日子對荷塞來說充滿了不適意和壓迫的氣氛，尤其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打擊。巴布羅的小妹妹染上了白喉，雖然經過治療，但還是死了。日子變得更是憂鬱，不過這種日子不會太長了。

荷塞過去的一位助手，目前在巴塞隆納一所著名藝術學院任教的拉蒙·那伐洛·加西亞，想要回到他的故鄉加里西亞，因而向荷塞提議交換教職。荷塞毫不遲疑地答應了，不僅是爲了離開那充滿悲傷的小房間，同時也因爲可以脫離卡洛那永無休止的雨水和鬱悶，再度回到陽光普照的地中海世界。全家人收拾了行李，連同巴布羅大批的畫作，搭上火車，先經過馬德里，然後到馬拉加去度過一八九五年的夏天。

經過幾百里路的崎嶇旅程，一家人終於回到了馬拉加。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、盛宴的款待、熱情招呼。家鄉的空氣、家鄉的口音和食物，振奮了這些歸來遊子的心緒，而巴布羅——魯茲家這一代唯一的男孩——更是受到格外的照拂與愛護。他在任何宴會中都怡然自得，這可能是他在馬拉加所度過最快樂的假期。這段時間，他忙著享樂，以致課業，甚至連圖畫的產量都減少了許多，不過他還是作了一張廚房的畫，另外還爲他們家的老女僕卡門畫了一幀極精巧的素描，圖